

唐鑑音註

113
598
3



門 4 13
598
卷 3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九

玄宗中

開元十三年初隋國馬皆為盜賊及戎狄所掠唐初纔得牝牡二千匹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命太僕張萬歲掌之萬歲善於其職自負觀至麟德馬蕃息及七十萬匹分為八坊四十八監各置使以領之是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垂拱以後馬潛耗太半帝初即位牧馬

內山文庫

天正十五年二月
花房仙丈郎氏寄贈

唐鑑卷之九

有十四萬匹以太僕卿王毛仲為內外閑廐使以卿張景順副之至是有馬四十二萬匹牛羊稱是帝之東封以牧馬數萬匹從色別為群望之如雲錦帝嘉毛仲之功加開府儀同三司

臣祖禹曰詩美衛文公曰秉心塞淵騶牝

三千定之方中詩秉心塞淵騶牝三千毛氏云秉操也馬七人曰騶騶馬與牝

馬也鄭氏云塞充實淵深也國馬之制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三千四百五十六匹

邦國六閑四種馬千二百九十六匹衛

先君兼坤鄘而有之而馬數過禮制今文

公滅而復興徙而能富馬有三千雖非禮制國人美之

夫塞故能誠

淵故能通誠於已而通於人所以致物之

多也唐之國馬惟得一能臣而掌之不數

十年而其多過於二百倍由其任職之專

也傳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左昭四年冀之北土馬之

所生無興國焉杜預云燕代也夫馬必生於邊隅而養於

苦寒之地北地故稍遷之中國則莫能壯

也三代諸侯之國雖皆有馬以春秋之時

考之未若晉之強也左昭四年晉國險而多馬鄭之小

駟出於河南故不可乘也左僖十五年乘小駟鄭人也慶

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惟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伐積陰血周作張脉憤興外強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唐養馬於隴右非

獨就其水草之美蓋置之西戎之地以求其建也凡欲制事得其人而善其法豈有

不勝者乎

十四年四月岐王範薨贈謚惠文太子

臣祖禹曰太子君之貳國晉語士為曰太子君之貳也唐宋

務光傳太子君將以付畀宗廟社稷之重

非官爵也而以爲贈何哉雖親愛其第欲

以厚之然不正之禮不足爲後法也

十七年八月帝以生日宴百官於花萼樓下

源乾曜張說帥百官上表請以每歲八月五

日為千秋節布於天下咸令宴樂尋又移社就千秋

臣

祖禹曰太宗不以生日宴樂以為父母

劬勞之日也

蓼莪詩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乾曜等乃以

人主生日為節又移社以就之夫節者陰陽氣至之候不可為也社者國之大祀不可移也明皇享國既久驕心寢生乾曜說不能以義正君每為諂首以逢迎之後世

猶謂說等為名臣不亦異乎

十九年正月王毛仲賜死自是宦官勢益盛高力士尤為帝所寵信嘗曰力士上直吾寢則安故力士多留禁中稀至外第四方表奏皆先呈力士然後奏御事小力士即決之勢傾內外

臣祖禹曰明皇不監石顯之事而寵任力

士前石顯傳石顯弘恭皆少坐腐刑為中黃門以選為中尚書宣帝時任顯為僕

射元帝即位顯為中書令是時元帝被疾不親政事以顯中人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小大以顯自貴幸傾朝皆敬事顯顯巧慧能探人主微指內陰賊持詭辨以中傷人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跡諸附麗者皆得寵位至使省決章奏以萬機之重委之閣寺失君道甚矣其後李林甫楊國忠皆因力士以進唐李林甫傳武三思女嘗私林甫因高力士出三思家武請以林甫代為相迹其禍亂所從來者漸矣傳曰存亡在所任前劉向傳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人君可不慎其細哉

二十四年武惠妃譖太子瑛鄂王瑛光王琚帝大怒以語宰相欲皆廢之張九齡諫曰陛下踐祚垂二十年太子諸王不離深宮日受聖訓天下之人皆慶陛下享國久長子孫蕃昌今三子皆已成人不聞大過陛下奈何一且以無根之語喜怒之際盡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昔晉獻公聽驪姬之讒殺申生三世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誣罪戾太

子京城流血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懷太子中原塗炭隋文帝納獨孤后之言黜太子勇立煬帝遂失天下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為此臣不敢奉詔帝不悅李林甫初無所言退而私謂宦官之貴幸者曰此王上家事何必問外人帝猶豫未決惠妃密使官奴牛貴兒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為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帝帝為之

動色

為所切

故終九齡罷相太子得無動明年

將廢太子帝召宰相謀之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預帝意乃決

臣祖禹曰明皇二子之廢繫於李林甫之

一言其得未廢繫於張九齡之未罷相賢

則父子得以相保相佞則天性滅為仇讎

孝經九父子之道天性也置相可不慎哉

二十五年四月監察御史周子諒彈牛仙客

非才引識書曰為證帝怒甚命左右擗於殿庭絕而復蘇仍杖之朝堂流瀼州至藍田而死李林甫言子諒張九齡所薦也貶九齡荊州長史

臣祖禹曰古之殺諫臣者必亡其國明皇親為之其大亂之兆乎開元之初諫者受賞及其末也而殺之非獨於此而異也始

誅韋氏抑外戚唐睿宗紀景雲元年六月壬午韋皇后絺中宗臨淄

郡王隆基率萬騎兵誅韋氏安樂公主鄭厚曰韋后與安樂公主合謀於餅餠中進藥中宗崩睿宗方為相王子臨淄王謀復社稷微服與劉幽求等入向鼓天花散亂如雪幽求曰天意如此時不可失乃攻白獸門斬關初入韋后走入飛騎營有飛騎斬其首安樂公主刀照鏡畫眉軍士斬之捕索諸韋在官中及后親族皆斬之
焚珠玉錦繡唐本紀開元二年七月乙未焚錦繡珠玉于前殿 詆
神僊禁言祥瑞唐本紀開元十三年九月丙戌罷奏祥瑞 豈不
正哉其終也惑女寵極奢侈求長生悅機祥唐楊貴妃傳開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後庭無當帝意者或言妃姿質天挺宜

唐鑑卷之九

充掖庭召号太真得幸遂專房官中號娘子儀體與皇后等又天寶九載十月太白山人王玄翼上言見玄元皇帝言寶仙洞有妙寶真符命張均等往求得之時帝遵道教慕長生故所在垂言符瑞群臣奏表無虛日本紀贊云自高宗中宗再羅女禍韋氏遂以族滅玄宗親平其乱可以鑒矣而又敗以女子方其勵精政事幾致太平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以為樂而溺其所甚愛忘其所可戒至於竄身失國而不悔考其終始之異以一人之身而前其性習之相遠也如此

後相反如此由有所陷溺其心故也可不戒哉

廢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琒皆為庶人尋賜死七月大理卿徐嶠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八大理獄院由來相傳殺氣大盛鳥雀不栖今有鵲巢其樹於是百官以幾致刑措幾乎上表稱賀帝歸功宰輔賜李林甫爵晉國公牛仙客幽國公

臣祖禹曰明皇一日殺二子而林甫以刑措受賞讒諂得志天理滅矣安得久而不

亂乎

二十七年二月群臣上尊號曰開元聖文神武皇帝

臣祖禹曰三皇稱皇五帝稱帝三王稱王

豈其德不足歟名號一而已矣及秦兼皇

帝之號史秦始皇紀秦初并天下廷尉斯

等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地皇有人皇命為制令為詔天子自稱曰朕上尊號為秦皇著皇采上古帝位號曰皇帝固已僭矣

後世因而不改以為法後王也漢哀惑於

妖讖太初始有陳聖劉太平之號前哀帝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太平皇帝

韋曰敷陳聖劉之德周宣驕恣自稱天

元北後周宣帝高宗稱天皇武后稱天后

唐高宗上元元年八月壬辰尊號之興蓋

本於開元之際王驕臣諛遂著以為故事

使其臣子生而加謚於君父豈不悖哉

二十九年正月帝夢玄元皇帝告云吾有像

在京城西南百餘里汝遣人求之吾當與汝
興慶宮相見帝遣使求得於盤屋音疾式樓
觀山間閏四月迎置興慶宮五月命畫玄元
真容分置諸州開元觀

臣祖禹曰中庸曰誠則形形則著記中庸
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楊雄曰人
心其神矣乎楊問神篇人心其神人之有
夢也蓋亦誠之形而心之神也今夫人無

入之室而其心惴焉則或聞蕭蕭之聲見
罔象之形也何也心之動也夢亦如是矣
昔高宗恭默思道誠心求賢故夢帝賚之
良弼果求而得之書說命高宗夢得說使
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傳巖作說命王作書曰以台正于四方惟恐
德弗類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
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
傳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左右此
其心之神也開元之末明皇怠於庶政志
求神仙惑方士之言自以老子其祖也玄

皇帝即老子故感而見夢亦其誠之形也自是

以後言祥瑞者衆而迂怪之語日聞事並見天

寶誦諛成風姦宄得志而天下之理亂矣

人君心術可不慎哉

天寶元年時天下聲教所被之洲三百三十

一羈縻之洲八百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

凡鎮兵四十九萬人馬八萬餘匹開元之前

每歲供邊兵衣糧費不過二百萬天寶之後

邊將奏益兵寢多每歲用衣千二十萬匹糧

百九十萬斛公私勞費民始困苦矣

臣祖禹曰海內之地非不廣也生民之財

非不多也人君苟能清心以治之恭儉以

守之唐崔殖傳文帝躬履儉約為天下守財豈有不足之患

哉守成之君不能持盈天下見駸詩太平君子能持盈

守於其安也而勞之於其富也而刻之是

以天下之禍常基於太平之時至於亂已

成而人主猶不悟也豈非好大多欲好呼報切任失其人之咎歟

陳王府法曹參軍田同秀上言見玄元皇帝於丹鳳門外之空中告以我藏靈符在尹喜故宅帝遣使於故函谷關求得之群臣上表以函谷寶符潛應年彌請於尊彌加天寶字從之二月饗玄元皇帝於新廟甲午饗太廟丙申合祀天地於南郊改桃林縣曰靈寶田

同秀除朝散大夫

臣祖禹曰孟子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矣明皇崇老喜僊故其大臣諛小臣欺蓋度其可為而為之也不惟信而惑之又賞以勸之則小人孰不欲為茲罔哉不過諛悅人主以保寵位而已其後祿山卒大亂天下人臣阿意順旨其長禍豈細哉昔漢文帝一為新垣平所詐而終身不復言神

僊之事可謂能補過也

二年三月追尊周上御大夫爲先天太皇臯
繇爲德明皇帝

臣祖禹曰老子之父書傳無見焉取方士
附會之說而追尊加謚不亦誣乎臯陶作
士而作史者以爲大理既不經矣又以爲
李氏所出而尊之尤非其族類也唐之先
祖出於隴西狄道非有世次可考而必託

之上古以耀於民非禮之禮適所以爲後
世笑也

四載正月帝謂宰相曰朕比以甲子日於宮
中爲壇爲百姓祈福朕自草黃素置案上俄
飛升天空中語云聖壽延長又朕於嵩山鍊
藥成以置壇上及夜左右欲收之又聞空中
語云藥未須收此自守護達且乃收之太子
諸王宰相皆上表賀

臣祖禹曰明皇假於恠神以罔天下言之

不作愧作也語十四其言而居之不疑語

二色取仁而行何以使其臣下不為欺乎

是率天下而欺已也昔漢武封太室而從

官誦諛言有呼萬歲者前本紀元封元年

華山至于中嶽翌日親登中嵩御吏乘屬

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登禮罔不

吞其令祠官明皇乃自為詐又甚於漢武

初武惠妃薨帝悼念不已後宮數千無當意

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絕世無雙帝見而

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為女官彌太真更

為壽王娶左衛即將韋昭訓女潛內太真官

中不期歲寵遇如惠妃七月冊昭訓女為壽

王妃八月冊太真為貴妃

臣祖禹曰衛宣公納伋之妻國人惡之新

詩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於河上

而要之毛氏傳云伋宣公世子宣公為伋

十四

娶於齊女而美公奪之生明皇殺三子又

壽及朔惡鳥故切取去聲納子婦於官中用李林甫為相使族滅無

罪父子夫婦君臣人之所以立也二綱絕

矣語註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其何以為天下乎

六載十月帝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

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今頓兵其

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

不如且厲兵秣馬秣音未俟其有釁然後取之

帝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自請將兵取石堡城

帝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

盡副延光所欲延光怨之李光弼言於忠嗣

曰大夫以愛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雖

迫於制書實奪其謀也何以知之今以數萬

衆授之而不立重賞士卒安肯為之盡力乎

然此天子意也彼無功必歸罪於大夫大夫

軍府充物何愛數萬段帛不以杜其讒口乎

忠嗣曰今以數萬之衆爭一城得之未足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故忠嗣不欲爲之今受責天子不過以金吾羽林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命易一官乎延光過期不克言忠嗣沮撓軍計帝怒李林甫因使人誣告忠嗣敕徵入朝貶漢陽太守八載帝使哥舒翰攻石堡城拔之唐士卒死者數萬果如忠嗣之言

臣祖禹曰王忠嗣可謂賢將矣不爲無益

害有益

書旅獒不作無益

不以所得易所

亡不顧一身之危而惜士卒之命其可謂

賢將矣然忠嗣知石堡之不可取莫若固

守前議而勿分兵以助延光均之得罪不

亦宜乎既黽勉奉詔予之兵而復撓其謀

予音與撓奴教切

使讒人得以藉口豈忠嗣思之

未至邪

十二月以高仙芝爲安西四鎮節度使自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爲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略如阿史那杜爾契必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爲使以制之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爲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則慶忠諸王宰相則蕭嵩牛仙客始遙領矣蓋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

兼統矣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爲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息洽其心彼必能爲朝廷盡死帝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臣祖禹曰李林甫巧言似忠明皇故信而不疑然以胡人不知書則不必聰明聖智之王而後能知其謀也明皇蔽於吞滅四夷欲求一切之功是以李林甫得行其計以中其欲中竹切人君苟不能以義制欲迷而不復何所不至哉

八年二月引百官觀左藏賜物有差帝以國用豐行故視金帛如糞壤賞賜貴寵之家無

有限極

臣祖禹曰財者天地之所生而出於民之

膏血先王知稼穡之艱難

書無逸君子先

乃杼柚之勤勞

杼直呂切盛緯器

故取之

有制而用之有節明皇暴斂而橫費之去

其不愛惜如此安得無禍乎

帝以符瑞相繼皆祖宗休烈六月上聖祖廟曰大道玄元皇帝上高祖謚曰神堯大聖皇

帝太宗謚曰文武大聖皇帝高宗謚曰天皇
 大聖皇帝中宗謚曰孝和大聖皇帝睿宗謚
 曰玄真大聖皇帝實太后以下皆加謚曰順
 聖皇后十三載二月朝獻太清宮又上聖祖
 尊號曰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太皇大
 帝享太廟上高祖謚曰神堯大聖大光孝皇
 帝太宗謚曰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高宗謚
 曰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中宗謚曰孝和大

聖大昭孝皇帝睿宗謚曰玄真大聖大興孝
 皇帝以漢家諸帝皆謚孝故也

臣祖禹曰自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謚號惟

一而已既稱天以誅之唐韻曰誅銘誅音

誅謚也則子孫不可得而改也高宗不師

古昔始改祖宗舊謚天寶以後增加復重
 至繁而不可紀夫祖宗苟有高世之功德
 則曰文曰武足矣若其無功德而子孫妄

加之則是誣之而使天下後世以為譏玩也故夫孝子慈孫之欲顯其親莫若使名副其實而不浮浮過也記表記則天下心服之矣未聞以謚彌繁多為貴也唐之典禮不經經常也亦甚哉

九載十月太白山人王玄翼上言見玄元皇帝言寶仙洞有妙寶真符命刑部尚書張均等往求得之時帝尊道教慕長生故所在爭

言符瑞群臣表賀無虛月李林甫等皆請捨宅為觀以祝聖壽帝悅

臣祖禹曰昔秦始皇削平六國六國燕韓魏趙齊楚

漢武帝驅攘四夷前禮樂志征討四夷銳志武功皆雄才

之主也及其為方士之所欺玩無異於嬰兒人君惟恭儉寡慾清虛以居上則邪諂無自而入矣其心一有所蔽鮮不為惑也鮮先明皇不正其心故小人爭為幻以惑典切

之幻音其神明精爽既奪矣此所以養成
大亂也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九畢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

玄宗下

十載帝命有司為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敕

令但窮壯麗不限財力既成具幄帝器皿音帝

亦充物其中雖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祿

山生日帝及貴妃賜衣服寶器酒饌甚厚後

三日召祿山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為大磁襪

裏祿山磁居使官人以絲輿昇之昇與帝觀

之喜，賜貴妃洗兒金錢，復厚賜祿山，盡歡而罷。自是祿山出入宮掖，不禁。或與貴妃對食，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於外。帝亦不之疑也。

正祖禹曰：昔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者。

知其將為戎。左傳：二十一年，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

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杜預云：辛有，周太史伊川，周地被髮而祭，有象夷狄。明皇不信其子而寵胡人，以為戲

至使出入宮禁而不疑，褻慢神器，亦極矣。

豈天奪其明，將啓戎狄以亂華歟？華，中國也。何

其惑之甚也。

十一載，戶部侍郎王鉷聚斂刻剝，鉷，胡中切。歲貢

額外錢帛百億萬貯於內庫，以供官中宴賜。

曰：此皆不出於租庸調，去聲。中外嗟怨。帝以鉷

為能富國益厚遇之，權寵日盛。領二十餘使

宅旁為使院，文案盈積，吏求署者一字累日不

得前中使賜賚不絕於門雖李林甫亦畏避
之鉞第戶部郎中鐸凶險不法且切召術士
任海川問我有王者之相否海川懼亡匿鉞
恐事泄捕得殺之王府司馬韋會定安公主
之子也話之私庭鉞又殺之鐸所善那繹與
右龍武萬騎謀殺龍武將軍以其兵作亂殺
李林甫陳希烈楊國忠有告之者帝使鉞捕
之鉞意鐸在繹昨先遣人召之乃捕繹繹格

闕且走禁軍擊斬之國忠言鉞必預謀救陳
希烈與國忠鞠之於是任海川韋會等事皆
發鉞賜自盡鐸杖死於朝堂鉞子準僞流嶺
南尋殺之籍其第舍數日不能徧

臣祖禹曰昔榮夷公好專利厲王悅之召

穆公一本作芮良夫知王室之將卑以為王人者

將專利而布之上下者也而或專之其害
多矣夫利百物之所生而天下之所以養

入也專之必壅壅則所害者多史周紀厲王即值三

十年好利近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曰土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

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有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可

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人難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將以導利而布之上

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曰怵惕懼怒之來也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

專利猶謂之盜而王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也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

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故凡有利必有害利於己必

害於人君子不盡利以遺民遺去所以均

天地之施也施去

聲

聖王寧損己以益人

損人而益己記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

盜臣

記大學傳百乘之家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

是以興利

之臣鮮不禍敗鮮先典

切以也

自桑弘羊以來未

有令終者也令善也

志武帝時桑弘羊洛陽賈人之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言利事析秋毫

矣元封元年為治粟都尉領大司農韓天下鹽鐵盡籠天下貨物從之歲小旱上

令百官求雨卜式言烹弘羊天乃雨

世言利始於宇文融

唐本傳融廣置使額以侈上心百姓愁怨

有司寔失職自融始其後言利融既流死得幸者踵相躡皆本於融云融既流死同上流而韋堅楊慎矜王鉷繼起又益甚

唐本傳贊宇文融韋堅楊慎矜王鉷皆開元之幸人也或以括戶取媚或以漕運承恩或以聚貨得待或以剝下獲寵負勢自用人奚敢違極於楊國

忠皆身首異處宗族塗地其故何哉壅利而所害者衆也天下之怨歸之故其惡必

復其禍必酷而唐室幾亡其後以劉晏之能猶不免唐本傳楊炎執政晏忠州刺史建平元年賜晏死天下以為

况其非道者乎必若公劉之厚民公劉

公劉之厚於民管仲之富國管仲以魚鹽富國李悝之平

糴魏文侯李悝作平糴法大熟則上糴二而舍一中熟則糴一下熟則糴一使民適足平則止小飢則發小熟所斂中飢則發中熟所斂大飢則發大熟所斂糴之雖

遇飢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耿壽昌之常平

漢宣帝時耿壽昌白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糴名曰常平倉民便之

不為措克上下皆濟則身享其

榮後嗣蒙其慶矣吉凶禍福之效如此可

不戒哉

十一載正月帝欲加安祿山同平章事已令張垆草制楊國忠諫而止時垆為太常卿翰林院供奉唐初詔敕皆中書門下官有文者為之乾封以後始召文士凡萬頃范履水等草諸文詞常於北門候進止謂之北門學士中宗之世上官昭容專其事帝即位始置翰林院密邇禁庭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書畫

琴棋數術之工皆處之謂之待詔

臣祖禹曰中書門下出納王命之司也

初學

記中書令漢武所置出納帝命掌尚書奏事

故詔敕行焉明皇

始制翰林而其職始分既發號令預謀議則自宰相以下進退輕重繫之矣豈特取其詞藝而已哉釋老之徒方外之士書畫琴棋數術執伎以事上不與士齒者也而使與文學之臣雜處非所以育材養賢也

上失其制下懷其利為之者不亦可羞哉
先是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南詔蠻大敗
於瀘南士卒死者六萬人仲通僅以身免揚
國忠掩其敗狀仍叙其戰功六月劍南留後
李宓又將兵七萬擊南詔閣羅鳳誘之深入
士卒罹瘴疫飢死什七八乃引還蠻追擊之
宓被擒全軍皆沒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
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二十萬人

臣祖禹曰管子有言曰堂上遠於百里堂

下遠於千里君門遠於萬里言壅蔽之為

害深也管子法令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

於千里門庭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期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

明皇信一揚國忠喪師二十萬而不得知喪去聲以敗為

勝其不亡豈不幸哉國忠欺蔽如此而舉朝亦無一人敢以實告君者蓋在位者皆

小人無一賢也當是時明皇享國四十餘年在位廿四自以為太平有萬世之安而不知禍亂將發於朝暮由置相非其人也不可戒哉

帝嘗謂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力士對曰臣聞雲南數喪師又邊將擁兵太盛陛下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禍發不可復救何謂無憂帝曰卿

勿言朕徐思之自去秋水旱相維關中大飢

楊國忠惡京兆尹李岷不附已以災沴歸咎

於岷診音厲岷九月貶岷長沙太守帝憂雨

傷稼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

稼也帝以為然扶風太守房琯言所部水火

國忠使御史推之是歲天下無敢言災者高

力士侍側帝曰淫雨不已卿可盡言對曰自

陛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陰陽失度臣何

敢言帝默然

臣祖禹曰明皇之言未為失也其失者任

非其人也誠使朝事付之相如姚宋

相去聲

邊事付之將

去聲

如王忠嗣夫復何憂哉而

以姦宄為賢能巨猾為忠良是以禍亂成

而不自知也自李林甫之時言路塞絕

唐李

林甫傳居相位十九年固寵市權欺蔽天子耳目諫官皆持祿養資無敢言者補闕杜璩再上書言政事付為下邽令因以語動其餘曰明王在上群臣將順不暇亦何

所論君獨不見立伏馬乎終日無聲而飲

二品留荳一鳴則默之矣後雖欲不鳴得

平由是諫

諱路絕以妄言為實以實言為妖楊國

忠知其君之可欺也而欺之公卿大夫百

執事之人宴安寵祿諛佞成風大亂將作

凡民且能知之而無一人敢言者蓋其君

子皆去其立於朝者皆小人也高力士帷

幄之臣非有深謀遠慮心知其事而不忍

噤默

噤臣禁反說文曰口閉也

此非其忠義過人蓋朝

廷無賢百官失職而至於宦者言天下之事明皇亦可以悟矣而曾不之省以及於亂不亦宜乎

十五載三月以吳王祗為靈昌太守河南都知兵馬使賈贲前至雍丘有衆二千先是譙郡太守楊萬石以郡降祿山通真源令張巡使為長史西迎賊巡至真源率吏民哭於玄元皇帝廟起兵討賊吏民樂從者數千人巡

選精兵千人西至雍丘與賈贲合

臣祖禹曰明皇之末朝廷無忠賢左右無

正人一旦賊兵起幽薊唐開元十八年以潞陽縣為薊州薊

計中原瓦解中原中國也前徐樂傳書土崩瓦解而顏果卿

首謀常山真卿唱義於中原唐顏果卿傳安祿山表果

卿為常山大守祿山及果卿及長史袁履謙潛定策時真卿在中原素聞逆謀陰養

死士為拒守詰遣盧愬至常山約起兵斷賊北道張介然崔無諛

死其城郭唐張介然傳祿山反守陳留介然至屯不一日賊已渡河車騎

蹶騰煙塵漫數十里上聞鈿鼓聲皆禡氣不能授甲凡旬六日城陷斬介然於軍門

李愬盧奕蔣清死其官守

唐李愬傳愬改東京留守安祿

山反玄宗遣封常清募兵東京愬與盧奕達奚珣繕城塹級士卒將遇賊西鋒祿山城陷祿山鼓而入殺數千人矢盡關門執愬奕及官屬蔣清害之賈賁以一尉討賊時為平父

事並見張巡以縣令起兵郭子儀鷹揚於朔

方唐本傳祿山反詔子儀充朔方節度使鷹揚言其如鷹鳥之飛揚也屬武王時

太公亦稱鷹揚故大明詩維師尚父時惟鷹揚李光弼電擊於河

北唐本傳光弼代子儀為朔方節度使朔方即河北也電擊言如雷電之擊莫知

所至孰謂天下無人乎蓋有之而不用也其

後興復唐室卒賴之於忠賢夫國有人則

有無人則亡古者萬乘之國有一臣則不

可得而亡况忠賢如此其多乎唐之不亡

斷可知矣詩云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烈

詩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毛氏云競強也訓道也鄭氏云無強乎惟得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強矣故天下諸侯順其所為也苟得其人則何危亂

之有

哥舒翰軍於潼關或說楊國忠曰今朝廷重
兵盡在翰手翰若拔旗西指於公豈不危哉
國忠大懼乃奏潼關大軍雖盛而無後繼萬
一失利京師可憂請選監牧小兒三千於苑
中訓練使李福德領之又募萬人屯灊上令
杜乾運將之名爲禦賊實備翰也翰亦恐爲
國忠所圖乃表灊上軍隸潼關六月召乾運

請關因事斬之國忠益懼帝遣使趣翰進兵
復陝洛翰奏以爲未可國忠疑翰謀已言翰
逗留將失機會帝續遣中使趣之頃背相望
翰不得已撫膺慟哭引兵出關與賊將崔乾
祐戰於靈寶西原翰大敗乾祐進克潼關蕃
將火校歸仁等執翰以降賊

臣祖禹曰楊國忠既激安祿山使之速反

以信其言

楊國忠明皇貴妃之從祖兄天寶中妃旣進冊國忠亦浸顯三

姊皆美帝呼為媿封韓號秦三國夫人出入宮掖恩寵震天下號國素與國忠亂李林甫死拜國忠左相先是國忠激祿山反故因再發之欲以其言為信又促

哥舒翰出兵潼關恐其為已不利動為身計不顧社稷之患然所以求全者適足以自族也夫就利避害小人之常也利發於已而不利於人則為之害於國而不害於家則為之自以為得計矣而不知害於國則亦害於家不利於人則亦不利於己是

以自古小人之敗必至於家國俱亡此先王所以戒小人之不可用也明皇以天下安危寄之一相而其人如此安得不傾覆乎

楊國忠首倡幸蜀之策帝然之甲午移仗北內既夕命陳玄禮整比六軍厚賜錢帛選開廐馬九百餘匹外人皆莫之知乙未黎明帝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王皇孫揚國忠韋見

素魏方進陳玄禮及親近宦官官人出延秋門妃王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

臣祖禹曰傳曰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况爲天下之主乎古者天子巡狩必載廟王而行明皇既不能率其民人城守以待勤王之師必不得已而避寇出奔猶當告於宗廟諭衆而行爲備而動則不至於顛沛矣乃以天子之尊獨與其所愛脫

身而逃委其子孫皆碎賊手明皇自取之也自是以後天下有變則京師不守人主先爲出計自明皇始其可醜也夫

帝遣宦者王洛卿前行告諭郡縣置頓食時至咸陽望賢宮洛卿與縣令俱逃中使徵召吏民莫有應者日向中帝猶未食楊國忠自市胡餅以獻於是民爭獻糲飯屬焉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食之湏臾而盡猶未能

飽帝皆酬其直慰勞之衆皆哭帝亦掩泣

臣祖禹曰臣民之位上下之等以勢相扶

而已矣天子者以一身而寄天下之上所

待者衆心之所載也合而從之則爲人君

離而去之則爲匹夫天下常治則能保人

君之尊亂則衆散衆散則與匹夫何異哉

書曰予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

子之歌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云云予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

馬爲人生者奈何不敬先王不敢自恃如此故其國

家可保也明皇享國幾五十年一旦失國

出奔自長安至咸陽不四十里而已無食

天子之貴四海之富其可恃乎

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

一日亦有請闕告其謀者陛下徃徃誅之使

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忠

良以廣聰明蓋爲此也臣猶記宋璟爲相數

進直言天下賴以安平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爲諱惟阿諛取容是以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帝曰此朕之不_レ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

臣祖禹曰天寶之亂田夫野人皆能知之而其君不得聞豈不哀哉夫壅蔽之禍至

白刃流矢交於前六親不能相保而始覺也不亦晚乎

右玄宗在位四十六年傳位於肅宗寶應元年崩年七十八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一

肅宗

至德元年載七月甲子帝即位於靈武城南樓
尊玄宗曰上皇天帝赦天下改元

臣祖禹曰哥舒翰守潼關王思禮請迴兵

誅楊國忠翰曰此乃翰反非祿山也翰僨

軍降虜降戶切固無足道然其言可為後法

肅宗以皇太子討賊至靈武遂自稱帝此

乃太子叛父何以討祿山也唐有天下幾

三百年唐自高祖武德至昭宣帝天祐凡一百九十年幾平聲由漢

以來享國最為長久然三綱不立語疏君為臣綱

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無父子君臣之義見利而動不

顧其親是以上無教化下無廉恥古之王

者必正身齊家以率天下記太學欲齊其家先脩其身

其身不正未有能正人者也語十三其身

其身不正唐之父子不正而欲以正萬事雖令不從

難矣其享國長久亦曰幸哉

帝在靈武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

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堂

背闕而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

繫於有司帝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朝廷始

尊

臣祖禹曰昔趙襄子有昔陽之難羣臣皆

懈惟高其不敢失禮及襄子行賞以其為

先

史趙世家智襄子與韓魏之國攻昔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中懸釜而炊易

子而食羣臣皆有外心禮益慢惟高其小

敢失禮趙襄子懼乃夜使張孟談私於韓

魏韓魏與合謀以三月丙戌三國反滅智

伯其分其地於是襄子行賞高其為上張

孟談曰昔陽之難唯其無功襄子曰方昔

陽急群臣皆懼唯其不敢失人臣禮是以

先 肅宗之在胡方唐室危如綴旒鄭氏商

詩箋云綴結也旒旗旗之垂者也綴

旒喻其易絕以比唐家之危亦如此 李勉

不以王路夷險易其心夷平也 不以君父

在草莽而廢其職說文曰草中為莽 事君若此可

謂忠正之士矣

文部侍郎同平章事房琯

琯烏官切

喜賓客好談

論多引拔知名之士而輕鄙庸俗人多怨之

賀蘭進明與琯有隙言琯專為迂闊大言以

立虛名所引用皆浮華之黨真王衍之比也

帝由是踈之琯上疏請將兵復兩京帝許之

加持節招討西京兼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

度使琯請自選參佐悉以戎務委李揖劉秩

二人皆書生不閑軍旅瑄謂人曰賊叟落河雖多安能敵我劉秩瑄分為三軍以南軍北軍為前鋒十月二軍遇賊將安守忠於咸陽之陳濤斜瑄效古法用車戰以牛車二千乘乘去馬步夾之賊順風鼓譟牛皆震駭賊縱火焚之人畜大亂官軍死傷者四萬餘人存者數千而已瑄自以南軍戰又敗帝聞瑄敗大怒李泌為之營救帝乃宥之待瑄如初瑄

性高簡時國家多難去聲而瑄多稱病不朝謁不以職事為意日與劉秩李揖高談釋老或聽門客董庭蘭鼓琴庭蘭以是大招權利明年罷瑄為太子太師

五祖禹曰房瑄有高志虛名而無實才肅宗既踈之而猶以為將帥以其能成克復之功是不知其臣也瑄以讒見踈而猶以討賊為已任是不量其君也量如字下同君不

知其臣臣不量其君而欲成天下之務易

辭惟幾成未之聞也且肅宗任琯而琯任天下之務

劉秩君臣不知人如此夫安得不敗乎

帝在彭原廨舍隘狹帝與張良娣博打子音娣

第聲聞於外李泌言諸軍奏報停壅帝乃潛

令刻乾樹鷄為子不欲有聲良娣以是怨泌

臣祖禹曰明皇播遷於蜀肅宗越在草莽

解見上段宗廟焚毀社稷在墟此痛心嘗膽之

時也

史越世家吳王夫差擊越敗之越王

句錢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

卧即仰瞻飲食亦嘗膽曰女忘會稽而於

之恥邪女音汝嘗膽言嘗飲其苦軍旅之中與婦人嬉戲豈非以位為樂乎

肅宗之志不及遠矣享國不永此其兆歟

一載四月帝在鳳翔是時府庫無蓄積專以

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空去聲自

開府特進列卿大將軍下至中郎即將聽臨

事注名其後又聽以信牒授人官爵以至異

姓王者諸有官者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弊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衣去聲至有朝士僮僕衣金紫而身執賤役者名器之濫至是而極焉

臣祖禹曰傳曰不軌不物謂之亂政

左隱五年

臧僖伯諫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軌法也官爵者人君所以馭天下

不可以虛名而輕用也君以為貴則人貴之君以為賤則人賤之難得而加於君子則貴矣易得而施之小人則賤矣肅宗欲以苟簡成功而濫假名器左成二年謹名與器不可以假入輕於糞土此亂政之極也唐室之不競強也不亦宜乎

九月廣平王俶郭子儀等大軍收復西京初帝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

士庶歸唐金帛子女皆歸回統至是葉護音葉攝攝下欲如約俶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同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為賊固守不可復取矣願至東京乃如約葉護許之十月又復東京回統及西城諸胡縱兵大掠三日軍士為之鄉導府庫及士民之室皆空回統意猶未厭俶患之父老請率羅錦萬匹以賂回統回乃止

祖禹曰肅宗欲克復唐室苟求天下之賢而與之共天下之功因民之心以討暴逆何患乎賊之不滅而唐之人王好結戎狄以求其援肅宗姑務欲速不為遠謀語則不達二三欲速至使諸胡縱掠與賊無異其失民也亦亦甚乎昔武王伐商亦有微盧欽濮

書牧誓言武王與紂戰於牧野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欽濮人孔安國云八百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

羗在西蜀，髣微在巴蜀，廬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漢之南。春秋之時，姜

戎常佐晉，征討皆以中國之師制之，使為

犄角之助而已。春秋僖二十三年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

于有杜預云：姜氏之戎居晉南鄙，戎子駒支之先也。晉人角之，諸戎犄之，不同陳故言及犄。至於後世，則倚戎狄以成功。

居錡切。與之共事，未有不為患者也。

十二月上，皇至咸陽，帝備法駕迎於望賢宮。

上皇在宮南樓，帝釋黃袍，着紫袍，望樓下馬。

趨進拜舞於樓下。上皇降樓，降如字也。撫帝而

泣，帝捧上皇足，嗚咽不自勝。上皇索黃袍，自

為帝着之，帝伏地頓首，固辭。上皇曰：「天數人

心皆歸於汝，使朕得保餘齒，汝之至孝也。帝

不得已，受之。上皇不肯居正殿，曰：「此天子之

位也。帝固請自扶，上皇登殿，尚食進食，帝品

嘗而薦之。將發行宮，帝親為上皇習馬而進

之。上皇上馬，帝親執鞚，行數步，上皇止之，帝

唐鑑卷之十一

七

乘馬前引不敢當馳道上皇謂左右曰吾為天子五十年未為貴今為天子父乃貴耳

臣祖禹曰肅宗以皇太子討賊遂自立於靈武不由君父之命而有天下是以不孝今也及其迎上皇於望賢宮百姓皆注耳目則辭帝服避馳道屑屑焉為未禮以眩耀於眾豈其誠乎况其終也用婦言而保奸謀遷其父於西宮卒以憤鬱而殞事親

若此罪莫大焉

唐張慶人傳乾元初立為后稍豫政事與李輔國相

助多以私謁撓權與輔國謀徙上皇西內
端午日帝召山人李唐帝方擁幼女顧唐曰我念之無恠也唐曰太上皇今日亦當念陛下帝泣然涕下而制於后卒不敢謁西宮事亦見下上元二年又李輔國傳輔國妄言於帝曰太上皇居近市交通外人願從入禁中帝不寤上皇謂力士曰吾兒用輔國謀恐不得終孝矣會帝屬疾輔國即詐言皇帝請上皇案行宮中馳奏曰陛下以興慶宮秋監奉迎乘輿還宮中太上還西內自是怏怏且臨危則取大利居安則謹小節以是為孝亦已悖矣孟子曰不

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斂而

問無齒決孟子盡心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斂而問無齒

決此之謂不知務總麻三月服放飯流斂

皆飲食大嚼齒決齒中餘肉謂既不能念

三年之喪而察察於總麻三月小功五月

既放飯流斂為大嚼而計較於齒中餘肉

皆致其小忘其大者喻肅其肅宗之謂乎

宗不念上皇而愛其公主其肅宗之謂乎

乾元元年六月史思明既降戶江切下同李光弼

以思明終當叛亂而烏承恩為思明所親信

陰使圖之又勸帝以承恩為范陽節度副使

賜阿史那承慶鐵券令其圖思明帝從之會

承恩入京師帝使內侍李思敬與之俱至范

陽宣慰承恩謀泄思明責之承恩謝曰此皆

李光弼之謀也思明乃集將佐吏民向西大

哭曰臣以十二州十萬眾降朝廷何負陛下

而欲殺臣遂殺承恩連坐死者二百餘人囚

思敬表上其狀帝遣中使慰諭思明曰此非

朝廷與李光弼之意皆承恩所為殺之甚善

臣祖禹曰王者所以威服海內惟其有臣
與義而已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自立於
鄉黨况人主而為不信天下其誰從之肅
宗既納史思明之降加以爵命於時未有
逆亂之節也李光弼為國元帥職在禦侮
知其有不臣之志終為背叛言於君而備
之可也待其發而誅之可也乃使傳詔之
臣陰與其黨為盜賊之計不亦辱王命乎

若事之捷勝也則反側之人反側不誰不懷

懼事之不捷適足以長亂長切非所以弭

亂也弭止也既失信於已降之虜又歸罪於

死事之臣欲以服天下奸雄之心奸與豈

不難哉

九月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帝以子
儀光弼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
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

之名自此始明年三月九節度之師六十萬潰於相州

臣祖禹曰夙沙衛殿齊師殖綽郭最曰子

殿國師齊之辱也左襄十八年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

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

國師齊之辱也杜預云奄人殿師故以為辱殿鍊切軍後曰殿夫以諸

侯之師使闞人殿之猶以為辱况天子之

師而使宦者為之主帥乎是辱天下之衆

也且慶緒窮虜郭李不世出之將也使朝

息節制之猶不免於敗則庸人可知矣肅

宗初復兩京舉六十萬之衆而棄之其不

亡亦幸哉

上元元年十一月淮西節度使王仲昇惡宋

州刺史劉展使監軍邢延恩入奏展儲疆不

受命各應誦識請除之延恩因說帝曰展與

李銑一體之人今銑誅展不自安不去之恐

爲亂然展方握強兵請除展江淮都統代李
岨俟其釋兵赴鎮中道執之此一夫力耳帝
從之以展爲江淮都統三道節度使密敕李
岨鄧景山圖之延恩授展制書展疑之延恩
乃馳詣廣陵與岨謀解印節以授展展舉宋
州兵七千趨廣陵延恩知展已得其情還奔
廣陵與李岨鄧景山發兵拒之移檄州縣言
展反展亦移檄言岨反使其將擊景山景山

衆潰延恩奔壽州展引兵入廣陵岨悉銳
守京口聞展將至軍自潰岨奔宣城展陷潤
州昇州十一月陷蘇州常州湖州泗州宣州
濠楚舒和滁廬等州初帝命平盧兵馬使田
神功將所部精兵三千屯任城鄧景山旣敗
與邢延恩奏乞敕神功救淮南未報景山遣
人趣之且許以淮南金帛子女爲賂神功討
展展敗神功入廣陵及楚州大掠殺商胡以

千數城中穿掘略徧明年擊展斬之平虜軍
大掠十餘日安史之亂兵不及江淮至是其
民始罹荼毒矣

臣祖禹曰邢延息一言而朝廷失信藩臣

皆叛江淮數千里雁塗炭之患書仲虺之

炭孔安國云民之危險甚矣小人之交亂

若陷泥墜火無救之者四國也肅宗不明有以來讒慝之口豈特

一延息之罪哉

二年五月初李輔國與張后同謀遷上皇於

西內是日端午山人李唐見帝帝方抱幼女

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唐曰太上皇思見

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王也帝泫然泣下

然畏張后尚不敢詣西內

臣祖禹曰陽失其所以為陽則制於陰剛

失其所以為剛則困於柔君與夫為陽為

剛臣與婦為陰肅宗不君故

制於小人女子不能讎疾而反畏之欲見其父而且不敢其况能保四海乎

九月制去尊號但稱皇帝去年號但稱元年以建子月為歲首月皆以所建為數音疎因赦

天下

臣祖禹曰肅宗信穰祈之小數以為更制

改號更亦改可以致福而弭禍弭除也夫畏

鬼神聽巫覡者匹婦之愚也男巫曰覡女巫曰覡胡

切休以天下之君為之不亦異哉

寶應元年建巳月楚州刺史崔旆表稱有尼

真如恍惚登天見上帝賜以寶至十一枚云

中國有災以此鎮之群臣表賀甲寅上皇崩

帝疾轉劇乃命太子監國甲子制改元復以

建寅月為正月月數皆如舊赦天下丁卯帝

崩

臣祖禹曰昔堯命重黎絕地天通書曰刑乃命重

黎絕地天通 盖惡神人雜糅巫覡矯妄而

罔有降格 誣天罔民也後世主昏於上民迷於下黷

亂天下無所不有肅宗父子不相信妖由

人與故奸偽得以惑之獲寶不一月而二

帝崩吉凶之驗亦可睹矣

帝疾篤張皇后與太子謀誅李輔國太子不

可后乃召越王係諭之授甲於長生殿程元

振知其謀密告輔國以兵送太子於飛龍廐

輔國元振夜勒兵三殿收捕越王係及宦官

等百餘人遷后於別殿帝在長生殿使者逼

后下殿使去并左右數十人幽於後宮宦官

官人皆驚駭逃散帝尋崩輔國等殺后并係

及充主僦

臣祖禹曰李輔國本飛龍馬家皂隸之流

唐本傳輔國以闈 肅宗尊寵而任之委之

奴為閑廐小兒 以政授之以兵明皇以憂崩已以駭歿張

后一王以戮死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
下不保其妻子此近小人之禍也可不戒
哉可不戒哉

初帝召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瑱瑱音赴京師

瑒諷將吏上表留之行及鄧州復令還鎮荆

南呂諲諲音淮西王仲昇及中使徃來者言

瑒曲收衆心恐久難制帝乃割商金均房別

置觀察使令瑒止領六州行軍司馬裴茂謀

奪瑒位瑒音密表瑒瑒音備疆難制備渠請以兵

襲取之帝以為然乃以瑒為淮西河南十六

州節度外亦寵任實欲圖之密敕以茂代瑒

為襄鄧等州防禦使瑒聞徙鎮大懼又諷將

吏賀已代宗欲姑息無事復以瑒為山南東

道節度使裴茂既得密敕即率麾下二千趣

襄陽趨與瑒以兵逆之逆迎問所以來對曰

尚書不受朝命故來若受代謹當釋兵瑒曰

吾已蒙恩復留鎮此因取敕及告身示之茂
驚惑瑱與薛南陽縱兵夾擊大破之追擒茂
於申口送京師賜死

臣祖禹曰肅宗信讒黜陟不明以藩鎮爲
餌欲誘反側之臣故劉展叛於前來瑱亂
於後皆朝廷易置易如字不以其道故也且
瑱未失臣節而行裴茂篡奪之謀使茂克
瑱而代其位不若瑱跋扈之爲愈也跋扈強梁

之稱扈音戶

夫藩臣偏疆阻兵得一賢相足以

制之肅宗謀及官者得無亂乎

右肅宗在位七年崩年五十二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一 畢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一

代宗

廣德元年閏正月以史朝義降將薛嵩爲相
衛邢洛具磁六州節度使田承嗣爲魏博德
滄瀛五州都防禦使李懷僊仍故地爲幽州
盧龍節度使時河北諸州皆已降嵩等迎僕
固懷恩拜於馬首乞行間自效懷恩亦恐賊
平寵衰故奏留嵩等及李寶臣分帥河北自

為黨援朝廷亦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而授之

臣祖禹曰僕固懷恩既平河北而除惡不絕其本復留賊黨以邀後功亦由任蕃夷為制將故也唐失河北實自此始使郭李為將其皆遺國患乎

遺去聲

六月禮部侍郎楊綰上疏論進士明經之弊請令縣令察孝廉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

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任各占一經朝廷擇儒學之士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即注官中第得出身下第罷歸左坐賈至議以為自東晉以來人多僑寓士居鄉土百無一二請兼廣學校保桑梓者鄉里舉為在流寓者庠序推焉勅禮部具條目以聞七月綰上貢舉條自秀才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五道國子監舉人令博士薦於祭酒試通者

升之於省如鄉貢法明法委刑部考試或以為明經進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雖不行識者是之

臣祖禹曰自三代以後取士之法不本於

鄉里學校

三代以前以卿舉里選取士記王制命卿論秀士升之司徒曰

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不往於卿升於學者不少往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於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正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至唐而其弊極矣惟楊綰貢舉之議最為近古可行而卒為庸人沮止况先王所以致治之具欲舉而措之天下不亦難乎

二年二月僕固懷恩叛其子瑒為其眾所殺傳首詣闕群臣入賀帝慘然不悅曰朕信不及人致勳臣顛越深用為愧又何賀焉命輦懷恩母至長安給待優厚月餘以壽終以禮葬之功臣皆感歎帝之幸陝也李光弼竟遷

延不至帝怒遂成嫌隙其母在河中數遣中使存問之吐蕃退除光弼東都留守以察其去就光弼辭以就江淮糧運引兵歸徐州帝迎其母至長安厚加供給使其弟光進掌禁兵遇之加厚

臣祖禹曰傳曰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左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莊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韓原毀古之君子責已也厚其待人也恕其責已也重以周

其待人也而誠不能感物何哉賞罰無章輕以恕而善善惡惡不明上下之情不通讒巧得行於其間故也是以有功者不自保無罪者恐見誅以息加人而人不親以信示人而人益疑紀綱壞亂恩威不立為唐世姑息之主記檀弓小人之愛人也以姑息鄭氏云息猶安也言苟容取安也由不得其道也

大曆五年十一月元載以李泌有寵於帝忌

之與其黨攻之不巳會江西觀察使魏少游
求參佐帝謂泌曰元載不容卿朕今匿卿於
魏少游所俟朕決意除載當有信報卿可束
裝來也乃以泌為江西判官且屬少游使善
待之

臣祖禹曰伏宗以萬乘之主不能庇一臣
而匿之於遠藩既相元載知其不可則退
之而已矣乃欲稔其惡而誅之也稔熟且載

方見任而與泌密約除載然則人臣誰敢
自保皆非人君之道此天下所以多亂也
六年八月帝厭元載所為思得士大夫之不
阿附者為腹心漸收載權內出制書以浙西
觀察使李栖筠為御史大夫宰相不知載由
是稍絀音屈
臣祖禹曰伏宗知元載之惡欲罷其相位
一言而已可也誰敢不從且載所以方命

專政者挾君以為重也君去之則失其所恃何惡之能為乃立黨自助以傾其相視之如敵國敵匹也相匹敵之國如春秋時秦晉之類王勢不已卑乎

九年三月以皇女永樂公主王許妻魏博節度使田承嗣之子華帝意欲固結其心而承嗣益驕慢

臣祖禹曰齊景公涕出而女於吳以為既

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孟離妻上既不能入年又不

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女去聲齊與吳皆列國也後

世且猶羞之代宗德不足以柔服刑不足

以御姦以天子之尊而以女許嫁叛臣之

子苟欲姑息而反以納侮君道卑替亦已

甚矣此公卿大臣之恥也

十年十月諸鎮討田承嗣帝嘉李寶臣之功遣中使馬承倩齎詔勞之將還寶臣自詣其

館遺之百縑承倩誥罵擲出道中寶臣慙其左右兵馬使王武俊說寶臣曰令公在軍中新立功豎子尚爾况寇平之後以一幅詔書召歸闕下一匹夫耳不如釋承嗣以為已資寶臣遂有玩寇之志

臣祖禹曰齊寺人貂漏師于多魚左僖二十一年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杜預云寺人內閣官豎貂也多魚地名齊桓多嬖寵內則如夫人者六人外則幸豎貂易牙之等終以此亂國傳言貂於此始被貴寵漏泄桓公

軍事為齊亂張本 夙沙衛殺馬以塞道而殖綽郭

最見獲左襄十八年叔向告晉侯曰城上

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太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臆曰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乘顧曰為私普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 皆以宦寺敗國喪師喪去承倩

一怒寶臣而諸鎮解體臣猾通誅終唐之世不能取魏其為害也過於寺人貂夙沙

衛遠矣

十二年元載伏誅楊綰為相綰性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驕從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丞毀撤之

臣祖禹曰上之化下如風之靡草也

語十

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靡亦偃

楊綰以清名儉德

為相而天下從之如此况人君能正己以

先海內其有不率者乎是以先王必正其

心脩其身而天下自治

記大學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

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

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孟離婁云此之謂也

是秋霖雨河中府池鹽多敗戶部侍郎叛度

支度徒韓滉恐鹽戶減稅奏申雖多不害鹽

仍有瑞塩生帝疑其不然遣諫議大夫蔣鎮
往視之京兆尹黎幹奏秋霖損稼混奏餘不
實帝令御史按察奏所損凡三萬餘頃渭南
令劉澡阿附度支稱縣境田獨不損御史趙
計奏與澡同帝曰霖雨溥博豈得渭南獨無
更命御史朱敖視之損三千餘頃帝歎息久
之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乃不仁
如是乎貶澡南浦尉計澧州司戶而不問混

蔣鎮還奏瑞塩實如混所言仍上表賀請宜
付史臣并置神祠錫以嘉名帝從之賜璽寶
應靈慶池時人醜之

臣祖禹曰伏宗責縣令職在字人無恤隱
之心隱憫也而阿黨權勢黜之當矣韓混掌
邦計之臣混判度支故云掌邦計敢為面欺乃置而

不問是刑罰止行於卑賤而不行於貴近
也蔣鎮以諫官受委覆實而其為姦罔人

王卒受其欺，廷臣亦無敢言。此一臣者豈
 非以其君雖欲恤民而卒歸於好利受佞，
 可以蒙蔽故敢行詐而無所忌憚也。是以
 雖有仁心而民不被其澤。孟離婁今有仁
心仁聞而民不
被其澤者不天下愈受其弊，由賞罰不平，
行先王之政聽任不明故也。且在縣令與御史則始疑，
 而終察之在戶部與諫官則始疑而終信，
 之其為欺一也。明於踈遠而眩於貴近，是

朝廷無公道也。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書洪範五皇極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若代宗者其

何責焉。示之文辭其以爲失其本節四節

十四年五月，德宗即位，在亮陰中，動遵禮法。
 閏月，詔罷省四方貢獻之不急者，罷梨園使
 及樂工二百餘人。又詔天下無奏祥瑞及獻
 珍禽奇獸怪草異木內莊宅使上言諸州有
 官租萬四千餘斛，帝令分給所在充軍儲放。

諸國所獻馴象於荆山之陽凡四十有二及
豹_{納女}狗_{骨切}鬪鷄獵犬之類悉縱之又出官女
數百人於是中外皆悅淄青軍士至投兵相
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

臣祖禹曰德宗即位之初思致太平知天
下厭代宗之政滌其煩穢決其底滯四海
之內聞風震悚以為不世出之主也唐太宗
贊王治之君不數年而致大亂何哉燭理不
宗紀

明而所任非人求欲速之功役其獨智而

不本於人情故也前晁錯傳策三王計孟

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其德宗之謂乎

代宗優寵宦官奉使者不禁其求取嘗遣中
使賜妃族還問所得頗少代宗不悅以為輕
我命妃懼處以私物償之由是中使公求賂
遺無所忌憚宰相常貯錢於閣中每賜一物
宣中一上上無徒還者出使所歷州縣移文取貨

與賦稅同皆重載而歸德宗素知其弊及即位遣中使邵光超賜李希烈旌節希烈贈之僕馬及縑七百匹黃茗二百斤帝聞之怒杖光超六十而流之於是中使之未歸者皆潛棄所得於山谷雖與之莫敢受

臣祖禹曰代宗寵宦者而縱之受賂雖為膏蠹政其害未大也德宗矯其失而深懲之豈不明哉然其終也舉不信群臣惟宦者

之從至委以禁兵持天下之柄而授之

貞亮傳德宗貞元末宦人領兵附順者益衆宦者傳序德宗懲艾北賊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主之置護軍都尉中護軍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遷政在宦人舉手伸縮便其後人主廢置遂出於其手如

守澄弒憲宗於中和殿立穆宗楊復恭立昭宗自稱立天子既得位乃廢定策國老奈何負心門生何之類則其為害又甚於代宗何其明

於知父之失而闇於知己之非乎昔者明王欲改其先君之過者殆不然故夫德宗

即位之初凡深矯代宗之政者愚人以為
喜而哲人以為憂蓋出於一時之銳而無
忠信誠懇之心以守之記檀弓苟無忠信誠懇之心雖固結
之民其未有不甚之者也

右代宗在位十八年崩年五十三

德宗一

建中元年五月始用楊炎議約百姓丁產定
等級作兩稅法比來新舊徵科色自一切罷

之一稅外輒率一錢者以枉法論

臣祖禹曰立法者其始未嘗不廉而終於

貪出令者其始未嘗不戒而終於廢法令

者人君為之而與天下共守之者也唐李

法合者與苟朝廷自不守其法則天下其

誰守之德宗之政名廉而實貪故其令始

戒而終廢其初禁暴非不嚴也而刻剝之

令紛然繼出天下不勝其弊勝平蓋法雖

備具而意常誅求人君用意出於法外天下之吏奉朝廷之意而不奉其法逆意有罪奉法無功是以法雖存而常為無用之文也

帝初即位疎斥宦官親任朝士而張涉以儒學入侍薛邕以文雅登朝繼以賊敗宦官武將得以藉口曰南牙文臣賊動至巨萬而謂我曹濁亂天下豈非欺罔邪於是帝心始疑

不知所倚仗矣

臣祖禹曰德宗之不明豈足與有為哉

臣以賊敗而疑天下之士皆貪何其信小人之深而待君子之淺也舜不以朝有四凶而不舉元凱左大十八年昔高陽氏有篤誠天下之人謂之八凱高辛氏有子八人忠肅其懿宜慈專和謂之八元舜舉八凱使王后土以揆百事舉八元敷五教於四方四凶謂共工驩兜三苗鯀周不以家有管蔡而不封懿親管叔蔡叔周武王弟夫以

失於一人而不取於衆是以噎而廢食也
已則不明不能求賢卒委宦者以為腹心
乃疑朝士皆不可倚仗不自知其蔽也
二年二月以御史大夫盧杞為門下侍郎同
平章事杞陰狡欲起勢立威小不附已者必
欲寘之死地引太常博士裴延齡為集賢直
學士親任之

臣祖禹曰君子與小人莫不引其類而聚

於朝前劉向傳封事賢人在朝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人君得一

賢者而相之為相者舉其類而進之後之
進者亦舉其類繼之若莫非賢也其國未
嘗無人焉則是得一賢而百姓被其德澤
者數十年而未已也其任小人也豈特一
時之患哉亦舉其類而進之後之進者亦
舉其類繼之者莫非小人也其任一小
人而天下被其災害者亦數十年而未已

焉德宗既相盧杞而杞復引延齡以爲助則其國政可知矣盧杞相於建中之初而延齡用於貞元之後是始終之以小人也故德宗之時賢人君子常阨窮而道不得行由小人彙進而不已也彙類也人君置相可不慎哉

三年四月帝遣中使發河朔三鎮兵討田悅王武俊不受詔執使者送朱滔滔言於衆曰

將士有功者吾奏求官勳皆不遂今欲與諸君共趨魏州擊破馬燧以取溫飽何如皆不應三問乃曰幽州之人自安史之反從而南者無一人得還今其遺人痛入骨髓况太尉司徒皆受國寵榮將士亦各蒙官勳誠且願保目前不敢更有僥覲滔默然而罷乃誅大將數十人厚撫循其士卒帝聞之以力未能制滔賜滔爵通義郡王冀以安之滔反謀益

甚分兵營於趙州劉忸以書諫止之滔不從
 遣人誘張孝忠孝忠拒之滔將兵發深州至
 東鹿將行士卒忽大亂誼諫曰天子令司徒
 歸幽州奈何違勅南救田悅滔大懼走匿蔡
 雄等矯傳滔令諭士卒曰今茲南行乃為汝
 曹非自為也衆乃共殺勅使又呼曰雖知可
 徒此行為士卒終不如且奉詔歸鎮雄復諭
 之衆然後定滔即引軍還深州密令訪察唱

亂者得二百餘人悉斬之乃復引兵而南衆
 莫敢前卻

臣 祖禹曰民皆有常性 書湯誥惟皇上帝

性克級級 飢食渴飲以養其父母妻子而

終天年此人情之所欲也豈樂為叛而沉
 其族哉然自古治少而亂多由上失其道
 而民不知所從 語上九上失其 故姦雄得
 以詭其衆而用之也天寶以後幽薊為反

逆之區中國視之無異戎狄朱滔劫其民
 如此不得已而後從之亦足見其本非好
 亂也君人者可以省已而脩政矣詩序曰
 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六月詩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
 微矣先王不以罪四夷而咎中國反求諸已
 自脩而已矣孟公孫九反求人君苟行仁
 政使民親其長愛其上孟梁惠下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
 其長矣驅之為亂莫肯從也姦雄豈得而詐
 之哉

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緡府庫不支數月
 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建議以為貨利所聚
 皆在富商請括富商錢出萬緡者借其餘以
 供軍計天下不過借二三千商則數年之用
 足矣帝從之詔借商人錢令判度支條上判
 度支杜佑大索長安中商賈所有貨意其不
 實輒加榜捶人不勝苦有縊死者長安囂然

如被寇盜計所得纔八十餘萬緡又括僦質
錢凡蓄積錢帛粟麥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
櫃窖百姓為之罷市相師遮宰相馬自訴以
千萬數盧杞始慰諭之勢不可遏乃疾驅自
他道歸計并借商所得二百萬緡人已竭矣
臣祖禹曰人君用天下之力取天下之財
征伐不廷以一海內所以保民也而兵革
既起未嘗不虐其民暴斂之害甚於寇盜

寇盜害民之命而暴斂失民之心害民命

者君得而治之君失民心則不可得而復

收也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記檀弓孔子

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
路問之曰子哭也一似重憂者而曰然昔
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
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
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借商之事可見矣議者必
於虎也識音志

曰不有小害不得大利不有小殘不成大
功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是以人王甘

心焉而卒致大亂此不可以不戒

帝初即位崔祐甫為相務崇寬大故當時以為有貞觀之風想望太平及盧杞為相知帝性多忌因以疑似離間群臣勸帝以嚴刻御吏中外失望

臣祖禹曰德宗性本猜克

克當作列唐本傳德宗猜忌刻

薄以疆明自任故小人易入用崔祐甫則治用盧杞則亂祐甫輔之以寬大固益其德矣杞

輔之以嚴刻則合其性焉由其本猜克故

也當其即政之始勵精求治

唐本紀史臣曰帝初愍萬

機勵精治道猶能任賢一為小人所指導而終

身不復使祐甫用於貞元之後亦豈得行其志哉

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奏本道稅錢每千請增二百五月詔他道皆如淮南又搵每斗價皆增白錢十一月加少遊同平章事

臣祖禹曰少遊重斂加賦以媚上求寵此
 民賊也德宗推其法於天下而以宰相賞
 之是以百吏承風競為刻剝民不勝困以
 至大亂夫以天官賞民賊孟告子君不鄉
道不志於仁而
未富之是富樂也今之所
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安得無顛覆之
 禍乎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二 畢

內山文庫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688998982